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成書過程

The Formation of the Dongxuanlingbaoyujingshanbuxujing in the Daoist Canon

doi:10.6720/SCR.201405_(3).0004

華人宗教研究, (3), 2014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 2014

作者/Author：王皓月(Wang, Hao-yue)

頁數/Page：105-1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20/SCR.201405_\(3\).0004](http://dx.doi.org/10.6720/SCR.201405_(3).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的成書過程

王皓月*

摘要

雖然陶弘景的《真誥》說陸修靜敷述了數量不少的靈寶經，並且北宋《崇文總目》等史料記載陸修靜撰寫了《昇玄步虛章》等，但通過經典內容和形式可知，陸修靜並非《昇玄步虛章》的作者。天界所保存的元始舊經的《昇玄步虛章》也不等同於南朝時期人間流傳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曾使用「太上昇玄步虛章」的別名，但是唐初爲了與其他靈寶經的經典名相統一，更爲了避免與《昇玄經》混同，所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個經典名被提出。爲了與之前的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相區別，所以從仙公系靈寶經引用了〈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以及靈寶經典的傳授譜系，從上清經引用了〈太洞玄經玉京山訣〉等作爲新內容。還有，存思法的部分是明代之時被加入道藏本的。

關鍵字：玉京山步虛經、陸修靜、靈寶經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後。

一、前言

敦煌資料梁代宋文明《通門論（擬）》（敦煌資料 P.2861、P.2256）所載的劉宋陸修靜的〈靈寶經目〉之中，提到了「《昇玄步虛章》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據此，天上的紫微宮保管的元始舊經之中的《昇玄步虛章》，其已經出世，存在於人間，被稱為《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

北宋的《崇文總目》，南宋鄭樵的《通志》卷六七《藝文略第五》等記載，《昇玄步虛章》是陸修靜之作。還有，梁代陶弘景《真誥》卷二十指出，陸修靜敷述了《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靈寶經目〉所載的靈寶經典，¹《昇玄步虛章》是否也是陸修靜敷述的靈寶經典之一呢？

一般認為，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相當於〈靈寶經目〉所記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但實際上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並非劉宋時期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原本。²而拙稿想首先驗證陸修靜敷述《昇玄步虛章》的說法的可信性，接下來考證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成書和內容的變化。

¹ 參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を中心に—》（東京：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2012），第一篇第一章〈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元始赤書真文經》の成書を中心に—之「四、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

² 劉屹指出，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並非南朝本，〈五真人頌〉和虛皇天尊的神格等內容是之後加入的。劉屹，〈論古靈寶經《昇玄步虛章》的演變〉，in *Foundations of Daoist Ritual: A Berlin Symposium*, ed. Florian C.Reit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189-205。還有，鄭燦山對劉屹之說進行了拓展，發表了有關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成書的論文。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論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第一章〈六朝道經《玉京山步虛經》經文年代考證〉。鄭博士將其著書贈與了筆者，特在此表示感謝。雖然與鄭博士的論文有內容上重複之處，但其實拙稿在參考其論文之前已經寫成，整個論文的構想和方法，以及多處結論與鄭博士有所不同。

二、陸修靜與《昇玄步虛章》

北宋《崇文總目》卷四《道書類一》寫道：

《靈寶步虛詞》一卷。陸修靜撰。

……

《步虛洞章》一卷。原釋陸修靜撰，不詳何代人也。

《昇元洞虛章》一卷。³

認為《靈寶步虛詞》一卷與《步虛洞章》一卷是陸修靜之作。

而南宋鄭樵《通志》卷六十七《藝文略第五》寫道：

《步虛洞章》一卷。陸修靜撰。

《昇元步虛章》一卷。陸修靜撰。

《靈寶步虛詞》一卷。陸修靜撰。⁴

說陸修靜創作了《步虛洞章》一卷、《昇元（玄）步虛章》一卷、《靈寶步虛詞》一卷。

元代劉大彬編《茅山志》卷九引〈鄭樵通志藝文略茅山道書目〉寫道：

《昇元步虛章》一卷

《靈寶步虛辭》一卷

《步虛洞章》一卷

已上陸簡寂真人所撰。⁵

³ 王堯臣等編次，《崇文總目》，收於《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267-269。

⁴ 鄭樵，《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90。

根據以上的記載，有不少學者持有《昇玄步虛章》等為陸修靜所作的觀點。⁶

然而筆者認為，《崇文總目》和《通志》的編纂者並非道士，有關道教經典的知識存在不足，無法將其記載全部信奉為歷史的事實。首先，上文獻所見《步虛洞章》一卷、《昇元步虛章》一卷、《靈寶步虛詞》一卷，其實都是指代一卷《昇玄步虛章》。南宋蔣叔輿（1163-1223）編《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四說「朝時皆旋行誦歌洞章，即昇玄步虛章」，指出步虛時所歌洞章即《昇玄步虛章》。⁷ 還有，《昇玄步虛章》即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載的《洞玄步虛吟》，與《靈寶步虛詞（辭）》是一樣的。由此可知，《崇文總目》和《通志》的編纂者，將《昇玄步虛章》一卷記載為《步虛洞章》、《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三卷是錯誤的。

還有，根據道教的教理，《昇玄步虛章》是天上的紫微宮保管的元始舊經，並非陸修靜所作，所以《崇文總目》以前的道教方面的資料之中，當然不存在陸修靜創作《昇玄步虛章》的記載。就是說，以《崇文總目》和《通志》等為何將《昇玄步虛章》的作者記為陸修靜是不明確的，恐怕因為當時世間流傳的道書上寫有陸修靜之名，外人不明其實是陸修靜所傳之意。總而言之，可以認為《崇文總目》和《通志》的記載的可信度並不高。

儘管沒有史料根據，是否存在歷史上陸修靜創作《昇玄步虛章》的可能性呢？根據梁代陶弘景《真誥》卷二十的記載，陸修靜敷述了《真文赤書》，即《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以下簡稱《元始赤書真文經》）。該經典是典型的元始系靈寶經，其中記載了元始天尊向太上道君等天真進行說教的經過和內容。另一方面，對應《昇玄步虛章》的人間實際存在

⁵ 《茅山志》，《道藏》第5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9，頁11b。

⁶ 關於陸修靜創作《步虛洞章》一卷、《昇元（玄）步虛章》一卷、《靈寶步虛詞》一卷的說法，參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474。

⁷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道藏》第9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34，頁4b。

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之中，有作「太上稱」，而其經典名中更是有「太上說」三字，見此可知該經典記錄的是太上道君的說教。《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以下簡稱《玉訣妙經》）之中，被陸修靜刪改的部分很少，基本由「道言」開始的內容構成。陸修靜改編之前的《元始赤書真文經》，即葛巢甫在隆安年間（397-401）造構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⁸也很可能是以「道言」構成的。也就是說，陸修靜將已存的記錄太上道君的說教的經典改編為記錄元始天尊向太上道君進行說教的經過和內容的經典。⁹這樣的話，記錄太上道君說教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應該沒有被陸修靜改編，至少沒有被添加新內容。

筆者認為，該《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編撰於東晉隆安年間（397-401）至元嘉二年（425）之間，其原因如下所述。相傳為葛洪（284-364）所作的《枕中書》之中，有關於玉京山的記載，但筆者認為該《枕中書》無疑是偽作。¹⁰玉京山的概念，應源自《真誥》卷四所載太和元年（366）五月頃許翺記錄的真人的詩「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¹¹但是，東晉中期的上清經當中看不到關於玉京山的詳細記載，因此這個概念應該是東晉末的葛巢甫在隆安年間（397-401）造構靈寶經之時提出的。這樣的話，《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最早也在東晉隆安年間以後成書。還有，《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在形式上比較原始，應該早於元始系靈寶經的編纂，¹²

⁸ 葛巢甫在東晉的太元末或隆安年間創作了《靈寶五篇真文》，及收錄其內容的經典《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但該《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並非元始系《靈寶經》的《元始赤書真文經》。參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第一篇第二章〈《靈寶赤書五篇真文》の思想と成立〉，及第三章〈靈寶經の形成〉。

⁹ 參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を中心に—》，第一篇第一章〈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元始赤書真文經》の成書を中心に—之「二、《元始赤書真文經》の内容と構造」。

¹⁰ 參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を中心に—》，第三篇補論〈《枕中書》の眞偽に關する考察〉。

¹¹ 《真誥》，《道藏》第20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4，頁8a。

¹² 參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を中心に—》，第一篇第一章〈陸修

即在元嘉二年（425）之前已經成書。當時，陸修靜尚不滿二十歲，應該沒有參與靈寶經的編纂。如果《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並非陸修靜敷述的經典的話，其中所載的《昇玄步虛章》也不可能是陸修靜之作。¹³

三、《昇玄步虛章》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

接下來，想看一下《昇玄步虛章》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關係。

首先，關於《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通門論（擬）》所載〈靈寶經目〉之中，《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中有脫字，而該處是應該補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還是應該補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步虛]經」，迄今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¹⁴筆者認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似乎更為妥當。

原因是，作為《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序和疏的隋代編纂的《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以下簡稱《昇玄步虛章序疏》）¹⁵之中，在開篇

靜と靈寶經の關係—《元始赤書真文經》の成書を中心に—之「四、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

¹³ 深澤一幸指出，雖然《昇玄步虛章》被陸修靜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所引用，但是由陸修靜所作的可能性不大。深澤一幸的論文主要從文學的角度解說了十首《靈寶步虛辭》的內容，與拙稿的見解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深澤一幸認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編纂時期在北周，這是不對的。深澤一幸，〈《步虛詞》考〉，收於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頁363-416。

¹⁴ 應補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步虛]經」的觀點，參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頁140。及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第五冊所收《靈寶經義疏（擬）》等。另一方面，大淵忍爾整理的《靈寶經目》之中，補為「卷目云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參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東京：創文社，1997），頁76。劉屹及鄭燦山也贊同大淵忍爾之說。

¹⁵ 《中華道藏》之中，將該經典記作隋唐之作，沒有特別說明其理由。劉屹論文之中，推定為陸修靜以後，唐以前的南北朝中後期。而鄭燦山論文之中，分析了《昇玄步虛章序

解釋完紫微宮元始舊經經題的「昇玄步虛章」中的「昇玄」和「步虛」二詞的含義之後，說經典「又云《太上說玄都玉京山經》者」。¹⁶ 因為《昇玄步虛章序疏》中，說到「是洞玄第三部靈寶第八卷，所以次《空洞》者，《空洞》即是諸天通讚」，¹⁷ 而《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在《靈寶經目》中正是元始舊經的十部妙經的第三部第八卷，在《空洞靈章》之後，因此可知《昇玄步虛章序疏》是參照《靈寶經目》寫成的。這樣的話，可以確認「太上說玄都玉京山經」正是《靈寶經目》所記的經典名。¹⁸

而且，北周《無上秘要》卷四等唐代之前的經典之中，在有關玉京山的引文的經題之中也沒有在「玉京山」之後加「步虛」二字，¹⁹ 也就是說，「玉京山步虛經」這個經典名在唐代之前是不存在的。

《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有沒有「步虛」二字，對於思考《昇玄步虛章》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關係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靈寶經目》當中，《昇玄步虛章》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對應，根據迄今的觀點一般認為，前面的較短的經典名是經典的略稱，而後較長

疏》的法體的概念和注疏的體例，指出其為隋唐成書。梁武帝末項編纂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四的《靈寶中盟經目》之中，僅僅記載了「步虛注一卷」，而序疏應該是在該注之後編纂的。還有，根據拙稿的推斷，唐玄宗以前《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已經成書，其中的八首《太上智慧經讚》等新內容沒有被序疏中反映，所以筆者將序疏的編纂年代推定為隋代。另外，John Lagerwey（勞格文）推定為430年前後。John Lagerwey的論點，請見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57-258.

¹⁶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道藏》第11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1a。

¹⁷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頁1b。

¹⁸ 參劉屹，〈論古靈寶經《昇玄步虛章》的演變〉之「《靈寶經目錄》中的「舊目」與『新名』」。

¹⁹ 參大淵忍爾整理的《靈寶經》的引文可知，唐代以前，關於玉京山的引文的出典都被記載為「玉京山經」、「太上玉京山經」、「太玄都玉京山經」等，看不到「玉京山步虛經」這樣的經典名。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129-130。

的經典名是正式的經典名。²⁰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錯誤的。例如，〈靈寶經目〉之中，對應《本業上品》的是《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較長的經典名之中沒有使用「本業上品」四字，所以前者並非就是後者的簡稱。從這點也可以認為，沒有必要爲了與《昇玄步虛章》對應而在《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之中補上「步虛」二字。²¹ 也就是說，通過《本業上品》與《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之例，可以確認人間存在的經典的較長的經典名不必一定使用天上紫微宮保管的經典的經典名中的用詞。

那麼，《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當中，既然看不到「步虛」一詞，陸修靜爲何還是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作爲與《昇玄步虛章》對應的經典呢？

通過《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可知，該經典記錄的是太上道君有關玉京山的解說，衆真一月三回訪問玉京山，朝禮元始舊經之時，歌唱《昇玄步虛章》，即〈靈寶步虛辭〉，所以《昇玄步虛章》也收錄於《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之中。就是說，陸修靜不是根據經典名，而是根據經典的內容，決定〈靈寶經目〉之中對應元始舊經的經典，所以《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之中即使沒有「步虛」二字，也會被確定爲對應《昇玄步虛章》的經典。

在此，想看一下〈靈寶經目〉之中經典名的對應關係的意思。首先需要確認的是，靈寶經具有「大經」之中包含「小經」的鑲嵌結構。〈靈寶經目〉之中，前面的短經典名的經典是天上紫微宮保管的經典，之後的長經典名的經典是實際存在人間的經典。〈靈寶經目〉之中舊目與之後人間所存經典的對應關係，意思是實際存在於人間的經典之中收錄了與之對應的天

²⁰ 參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 80。

²¹ 劉屹及鄭燦山論文之中，都論述了不應該添加「步虛」二字的理由。參劉屹，〈論古靈寶經《昇玄步虛章》的演變〉之「三、從『步虛章』到『步虛經』」。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論考》，頁 26-31。

上的經典的內容。雖然我們無法直接看到天上的元始舊經的內容，但是通過教理中的邏輯關係可以確認，元始系靈寶經等人間存在的經典不同於元始舊經。²²

因此，〈靈寶經目〉之中，如《太上洞玄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以下簡稱《法輪妙經》）這樣的記錄太上玄一三真人向葛仙公說教的經過和內容的仙公系靈寶經也與元始舊經的《法輪罪福》相對應。如果，對應元始舊經的經典就是元始舊經本身的話，為何記錄葛仙公之名的仙公系靈寶經也與天上的元始舊經對應呢？顯然，這從教理的角度無法說明。

還有，人間存在的經典當中，除了對應天上的元始舊經的內容以外，還有其他的內容。例如，《玉訣妙經》卷上的開頭所載太上道君向王龍賜說教的十戒和十二可從，就不應該是元始舊經的《赤書玉訣》的內容，而是另外一部元始舊經的《智慧上品大戒》的內容。此外，元始舊經的《二十四生圖》，除了與之對應的元始系靈寶經的《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之外，仙公系靈寶經的《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下也論述了《二十四生圖》的內容。以及，人間存在的《太上靈寶五符序》也不是天書的《靈寶五符》本身，在《靈寶五符》以外還包括了《靈寶五符》的序，及大量草木的處方，無法認為經典《太上靈寶五符序》就是《靈寶五符》。同樣，對應元始舊經的各種元始系靈寶經、仙公系靈寶經，以及《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當中，經常出現與之對應的元始舊經以外的內容，既然內容上不完全一致，就不能將其視作為元始舊經。

如上述，《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不是《昇玄步虛章》本身，而是《昇玄步虛章》作為經典的內容的一部被記載。《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讓人比較容易認為該經典的內容描述玉京山的，但因為該經典又收錄了《昇玄步虛章》，所以陸修靜判定《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是與《昇玄步虛章》相對應的經典。

²² 參王皓月，〈再論《靈寶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世界宗教研究》，2014：2（北京：2014），頁85-91。

四、《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經典名的確立

〈靈寶經目〉被編纂的劉宋時期，對應元始舊經的《昇玄步虛章》的經典使用「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但梁武帝末年前後編纂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²³ 卷四〈靈寶中盟經目〉之中被記為「太上昇玄步虛章」。而南宋蔣叔輿編纂的《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所載的〈齋壇安鎮經目〉之中則記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卷三十二中也將〈禮經三首呪〉的出典記載為「玉京山步虛經」。²⁴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經典名在南宋時期無疑是被使用的。那麼，《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幾次改名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之前已經說到，《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在〈靈寶經目〉之中是特殊的經典，既不是典型的元始系靈寶經，也不是仙公系靈寶經，而是記錄了太上道君關於玉京山的說教，所以「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這個經典名是妥當的。

但是這裏存在一個問題，使用「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這個經典名的話，無法體現其中所載的元始舊經的《昇玄步虛章》，所以〈靈寶中盟經目〉之中使用了「太上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即便是這樣，「太上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在〈靈寶中盟經目〉之中還是十分特殊的。原因是，〈靈寶中盟經目〉所記的靈寶經的經典名基本的都是以「太上洞玄靈寶」開頭，「太上昇玄步虛章」在其中顯得十分突兀。

通過《昇玄步虛章序疏》的「昇玄步虛章，又云太上說玄都玉京山經」²⁵ 的記載，可知「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與「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

²³ 關於《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的成書時期，參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東京：知泉書館，2003），第二章〈天師道における受法のカリキュラムと道士の位階制度〉之注11。

²⁴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道藏》第9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1，頁15b。

²⁵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頁1a。

在隋代是同時存在的。還有，《無上秘要》當中，關於玉京山的引文，一般將其出典寫作「玉京山經」，而關於〈靈寶步虛辭〉的出典一般寫作「昇玄步虛章」。即，「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與「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似乎是根據情況分開使用。

但是，兩個經典名同時存在還是十分不便，況且無論是「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還是「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與當時的冠以「洞玄靈寶」四字的其他的靈寶經的經典名總是格格不入，更名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似乎是更好的選擇。筆者認為，根據《昇玄步虛章序疏》推測的話，隋代尚存「太上昇玄步虛章」和「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這兩個經典名，但是到了唐代則被統一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帶有「昇玄」二字的「太上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在唐代之後很少使用，這大概是受到了唐代流行的《昇玄經》的影響。²⁶

關於《昇玄經》在隋唐時期有較強影響的情況，通過《隋書》經籍志以下的記載也可以確認：

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²⁷

隋代大業年間（605-618），道士向煬帝傳授了《昇玄經》。此處所謂的與「靈寶」並列的「昇玄」，是與靈寶經所不同的《昇玄經》。

「昇玄經」原本是靈寶經的別稱，仙公系靈寶經的《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以下簡稱《太極隱注》）寫道：

《太上玉經隱注》曰：……靈寶經，或曰洞玄，或云太上昇玄經。皆

²⁶ 關於《昇玄經》的成書及影響，參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第四章〈《昇玄經》の編纂と昇玄法師〉。

²⁷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1094。

高仙之上品，虛無之至真，大道之幽寶也。²⁸

據此，靈寶經似乎也被稱爲「太上昇玄經」。該「太上昇玄經」的別稱，應該源自靈寶經的元始舊經之一的《昇玄步虛章》。

「昇玄」是靈寶經所創立的概念，而劉宋末期的天師道道士，基於昇玄的概念新編纂了《昇玄經》。²⁹ 敦煌寫本殘卷所載的《昇玄經》當中，可見「外教五篇」（敦煌資料 P.2474）或「靈寶外教」（敦煌資料 P.2445），將〈靈寶經目〉所載的靈寶經稱爲外教，將《昇玄經》稱爲內教，強調《昇玄經》比傳統的靈寶經更加優越。

唐代朱法滿編纂的《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九的〈坐起鈔〉寫道：

《昇玄經》云：齋會行道時，諸正一道士不得與上清大洞法師共同席坐。上清大洞法師不得與五篇靈寶法師共同席坐，及傳服飾衣物。靈寶五篇法師復不得與昇玄內教法師共同席。³⁰

據此可知，得到《昇玄經》的昇玄內教法師被置於正一道士、上清大洞法師、靈寶五篇法師之上。

這樣，昇玄的概念原本由來於靈寶經，之後發展出《昇玄經》，並設置了昇玄法師的法位。因此，爲了將昇玄作爲《昇玄經》的特有的概念，所以逐漸不再使用《昇玄步虛章》的經典名。

但問題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個經典名在南宋時期無疑是存在的，而唐代的靈寶經目沒有流傳下來，很難確定該經典名在唐代是否存在

²⁸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道藏》第6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13b。

²⁹ 關於《昇玄經》的成書時期，參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第四章〈《昇玄經》の編纂と昇玄法師〉。小林正美，〈《昇玄經》と《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と《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の編纂順位について〉，載於《東洋の思想と宗教》，27（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2010），頁1-20。

³⁰ 《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第6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9，頁8b-9a。

在。不過，如之後會說到的，唐代道宣《廣弘明集》卷七〈辯惑篇第二〉的〈三敍列代王臣滯惑解下〉之中有關唐代傳奕的部分，道宣引用了〈禮經三首呪〉，關於出典說是「步虛云」。因為〈禮經三首呪〉之出典基本沒有被表記為「昇玄步虛章」，所以道宣參照的「步虛」似是指代《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由此推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經典名在唐代是實際存在的。

基於以上經典名存在的不妥之處，推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被改編成爲《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理由。改變經典名之時，爲了與之前的經典相區別，所以把新的內容加入進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些內容之中，如〈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等，一般在齋法儀禮之中是在〈靈寶步虛辭〉之後使用的。³¹ 還有〈太洞玄經玉京山訣〉這樣的與玉京山有關係的內容。或者，最後的靈寶經的傳授譜系等與靈寶經有關係的內容。

如之後所述，唐玄宗之時編纂的《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當中，自「太玄都玉京山經」中引用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最後的靈寶經的傳授譜系，所以除了存思法的部分，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內容構成在玄宗之前的唐代初期就已經確立。³²

³¹ 鄭燦山認為，在齋法儀禮之中，〈靈寶步虛辭〉之後，多使用〈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等讚頌，所以爲了提高經典的實用性，這些內容都添加進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不過，舉行齋法儀禮之時，一般都參照杜光庭的《太上黃籙齋儀》等專門論述科儀的經典，也就是現在常說的科儀本進行，其中已經記載了儀禮所需的〈靈寶步虛辭〉、〈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等讚頌，沒有必要再去參照《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還有，〈太洞玄經玉京山訣〉和靈寶經的傳授譜系也不是齋法儀禮所使用的。也就是說，提高經典的實用性可能並非《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唐代成書的最主要的理由。

³² 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論考》，頁 50。

五、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構成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由以下八個部分構成。³³

- 一、太上道君說玄都玉京山
- 二、存思法
- 三、十首〈靈寶步虛辭〉
- 四、八首〈太上智慧經讚〉
- 五、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
- 六、〈五真人頌〉
- 七、〈禮經三首呪〉
- 八、靈寶經的傳授譜系

該八個部分當中，僅有第一部分與第三部分是唐代以前的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內容，〈太上智慧經讚〉、〈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和靈寶經的傳授譜系都是唐代初期加入的，存思法的部分是明代被加入道藏本的。

八個部分中，從三到七的五個讚頌是主要的內容。先行研究表明，道教經典之中的讚頌的一部分由來於印度，這與中國文學中的「變文」由來印度的學界定論並不矛盾。³⁴ 靈寶經也模仿佛典的變文結構寫成，這種情況下，散文的故事與韻文的讚頌交互出現，而故事與讚頌一般要有一定的關連。但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靈寶步虛辭〉以外的讚頌，與太上道君所說教的，諸真人一月三次環繞玉京山，歌咏〈靈寶步虛辭〉

³³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明顯由八個部分構成，鄭燦山博士在論文之中也同樣分為八個部分。

³⁴ 福井文雅，〈道教文獻に見える頌の機能〉，收於《日本中國學會報》，44（東京，1992），頁75-84。

的內容幾乎完全沒有關係，甚至引用了東晉上清經的讚頌，由此可見〈靈寶步虛辭〉以外的讚頌基本就是從其他經典所引用。道教經典之中不乏《上清諸真章頌》這樣取諸於各經典所載之讚頌的選集，而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結構不如說與這種讚頌選集更為接近。

接下來，想考察一下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一部分與第三部分以外的內容的由來與形成。

（一）存思法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第一部分的玉京山的部分之後，在第三部分的十首〈靈寶步虛辭〉之前，以注釋的方式記載了進行步虛前的存思法，其內容如下：

修靈寶洞玄齋誦空洞步虛章。先叩齒三通，咽嗽三過。心存日月在己面上，光芒灌鼻，日從鼻左入，月從鼻右入，入金華宮，光明出頭後，煥然作九色圓象，溥入玉枕，徹照十方，隨我繞經，旋迴而行。畢，又叩齒三通，咽液三過。存三素元君在金華宮，如嬰兒之狀。真人齋皆如威儀法，唯不用啓事、出吏兵一節耳。其餘願念禮拜，悉依大法建齋，初一過出吏兵。非授經法及教外人，不須出吏兵。太極真人寶貴此經，宿無仙真之名不令見也。³⁵

其中在最後的部分出現了太極真人的神格，而太極真人徐來勒是仙公系靈寶經中向葛仙公傳授天上的靈寶經典的神格，這是不是表明該部分的存思法原本應該是出自仙公系靈寶經呢？

事實上，《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載的存思法是出自仙公系靈寶經的《太極隱注》。《太極隱注》寫道：

³⁵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道藏》第34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3a。

《太上玉經隱注》曰：誦太上洞玄步虛經時，先叩齒三下，咽液三過。心存日月在己面上，從鼻孔入洞房金華宮，光明出項後，煥然作九色圓象，薄入玉枕，徹照於十方，隨我繞經旋迴而行矣。日從鼻左入，月從鼻右入。畢，又叩齒如初法。³⁶

這裏所說的「太上洞玄步虛經」，就是指代《昇玄步虛章》。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太極隱注》中的存思法相對較短，只相當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的前半部分，沒有隨後的存思三素元君的部分。不過，存思三素元君的部分在《太極隱注》也能看到，但更是作為使用八首〈太上智慧經讚〉之前的存思法。《太極隱注》寫道：

太極真人曰：吾昔始得仙時，受太上大道君大智慧經偈七遍。叩齒三下，咽液三過，存三素元君在金華宮，如嬰兒之狀，而咏此文也。³⁷

從上文可知，該存思法由太極真人口授，而《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雖然取消了「太極真人曰」的形式，但最後說明「太極真人寶貴此經」。這表明，《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正是合併了《太上太極玉經隱注寶訣》之中誦讀《太上洞玄步虛經》的存思法，與〈太上智慧經讚〉之前的存思法。《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所以合並添加了《太極隱注》之中的上述兩個不同的存思法，是因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同時收錄了十首〈靈寶步虛辭〉和八首〈太上智慧經讚〉。

認為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或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不包括存思法的內容，是因為各種經典都將步虛之前的存思法的出處記為《太極隱注》。如唐代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二寫道：

³⁶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頁 5b-6a。

³⁷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頁 17b。

《玉經隱注》曰：誦步虛經時，先叩齒三下，咽液三通，心存日月在己面上，從鼻孔入洞房金華宮，光明出項後，煥然作九色圓象，薄入玉枕，徹照於十方，隨我繞經旋迴而行矣。日從鼻左入，月從鼻右入。畢，又叩齒如初。³⁸

上文的內容與《太極隱注》相同，而與包括存思三素元君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存思法不同，說明朱法滿參照的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可能還沒有存思法的部分。此外，南宋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四「釋各思九色圓象咽液命魔」一條，還有南宋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步虛精思」一條，也都將步虛前存思法的出處記為《太上玉經隱注》（《太極隱注》）。³⁹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記述步虛前存思法的經典之中，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載的存思法的後半部的存思三素元君之法，並沒有被記載為步虛前的存思法。從這一點也能確認，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存思法的部分是合併了《太極隱注》之中誦讀《太上洞玄步虛經》和《太上智慧經讚》的兩種存思法。

可以推測，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存思法的部分，在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還不存在，應該是在南宋之後的元代或明代以注釋的形式被添加的，而其目的是使用上的方便，省去頌讀《太上智慧經讚》時再進行單獨的存思法。

（二）〈太上智慧經讚〉

在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第四部分的八首〈太上智慧經讚〉，其八首讚頌之後寫道：

太極真人之辭，衆仙常所耽誦，不宣於下俗之人，秘藏金闕玉房之

³⁸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2，頁5a。

³⁹ 《道門通教必用集》，《道藏》第32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9，頁6b。

內也。仙公曰：宜傳至人修靈寶齋者也。不可示浮華之徒。慎之哉，慎之哉。⁴⁰

據此，該八首〈太上智慧經讚〉是太極真人之辭，衆仙所誦讀，不示俗人，金闕玉房之內。並且，仙公（左仙公葛玄）說這八首〈太上智慧經讚〉應該傳授修靈寶齋之人，不能傳給輕浮之人。

對比《太極隱注》之中最後部分的八首〈太上智慧經讚〉，可以發現《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內容幾乎與之相同，主要的區別僅有第六首的「種德猶植樹，根深果亦繁」被變為「種德猶植樹，種實而成山」，「太上弘至道，書名智慧篇」被變為「太上至隱書，名曰智慧篇」。

而從文意連貫性的角度來看，《太上太極玉經隱注寶訣》的「種德猶植樹」與「根深果亦繁」是通順的，因為植樹與後面的根果有聯繫，而《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的「種德猶植樹」與「種實而成山」則不通順。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從「玉京山經」引用了這部分內容，作「種德猶植樹，種實而成山」，⁴¹ 說明《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一開始就是作「種德猶植樹，種實而成山」。

《無上秘要》卷三十七〈授道德五千文儀品〉引用了八首〈太上智慧經讚〉中的第二首，將其出處記為「右出《太極隱注經》」，同卷一百〈洞冥寂品〉之中，分別引用了第二首和第一首，將其出處記為「右出《洞元太極隱注》」，⁴² 並且最後進行了「夫太上玄微，三洞初元，至蹟之詞，幽而難聞，洛洛冥冥，包匠品群，峇峇玉德，巍巍高尊，至真所栖，衆妙之門。」⁴³ 的解說，這正是《太極隱注》開篇的文字。從《無上秘要》的引用也可以推測，北周時期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之中應該還沒有被加入

⁴⁰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頁 7a-b。

⁴¹ 《太上黃籙齋儀》《道藏》第 9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 52，頁 7a。

⁴² 《無上秘要》，《道藏》第 25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 37，頁 7a。

⁴³ 《無上秘要》，卷 37，頁 1a。

八首〈太上智慧經讚〉，所以《無上秘要》從《太極隱注》引用了〈太上智慧經讚〉的內容。

那麼，為何《太極隱注》的八首〈太上智慧經讚〉後來被加入到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呢？根據前面所引的《太極隱注》，可知太極真人在傳授八首〈太上智慧經讚〉之前，傳授了誦讀時使用的存思法，並且接著說：

智慧本經有三萬一千言，上聖抄宣是章，應為太上玉京太極仙公道士矣。今當相告子，豈不願聞之乎。⁴⁴

說八首〈太上智慧經讚〉是有三萬一千言的「智慧本經」的讚，抄寫該經文的可以成為太上玉京太極仙公道士。還有，第三首之中寫到「逍遙金闕內，玉京為余家。自然生七寶，人人坐蓮花」。也就是說，八首〈太上智慧經讚〉出現了有關玉京山的內容，所以被加入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另外，如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的注釋所說的其使用「如步虛法」，所以由於八首〈太上智慧經讚〉與十首〈玉京山步虛辭〉在使用方法上比較類似，所以也導致了八首〈太上智慧經讚〉被加入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

〈太上智慧經讚〉被加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時期，大約在唐代初期。北周《無上秘要》之時，八首〈太上智慧經讚〉的出處尚被記為《太極隱注》，但在唐代杜光庭的《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之中，則有如下記載：

旋行禮誦七真讚或三首五首如步虛法，出《玉京山經》。法師叩齒，君在金華宮，如嬰兒之狀。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以下省略〈太上智慧經讚〉等）

⁴⁴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頁 17b-18a。

太極左仙公曰：真頌八篇，皆太上太極真人之辭。衆仙常所耽誦，不宣泄於下仙，秘藏金闕玉房之內，宜傳至人修靈寶齋者也。不可示浮華之徒。慎之慎之。

太極真人曰：侍經仙童玉女，聞此禮經讚詠之音，皆懽悅而祐兆身也。是大經悉當用此讚而禮拜矣。若冥心誦經者，亦心詠之。乃上仙之秘辭，修真之妙音也。

出《靈寶玄都玉京山經》第三⁴⁵

上文以「七真讚」之名，引用了八首〈太上智慧經讚〉中的第一首至第三首，並且注釋說「或三首五首如步虛法，出《玉京山經》，最後也將出處記為「《靈寶玄都玉京山經》第三」。這表明，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應該已經出現了八首〈太上智慧經讚〉的內容。之所以被記為「《靈寶玄都玉京山經》第三」，是因為除了明代添加的存思法的部分，八首〈太上智慧經讚〉正屬於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三部分。⁴⁶南宋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十一在「誦〈太上智慧經讚〉」之後，也注明「出《靈寶玄都玉京南（「山」之誤）經》」。也就是說，從唐代開始，有經典不再將八首〈太上智慧經讚〉的出處記為《太極隱注》，而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將引用的〈太上智慧經讚〉稱為「七真讚」。而所謂「七真」，一般道教經典認為其是指代北斗七星。⁴⁷ 所以，「七真讚」這個稱呼似乎並不合理。因為如果是七真所作之讚，則應該是對應七真的七首，但事實上〈太上智慧經讚〉却是八首，《三洞讚頌靈章》卷中和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所引《七真讚》也是

⁴⁵ 《太上黃籙齋儀》，卷 52，頁 5b-8a。

⁴⁶ 鄭燦山博士認為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第三部分是〈太上智慧經讚〉以下全部內容。不過，筆者傾向認為指代〈太上智慧經讚〉。

⁴⁷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 558。

與〈太上智慧經讚〉內容相同的八首，這表明「七真讚」是〈太上智慧經讚〉的別稱。⁴⁸ 儘管《太上黃籙齋儀》將〈太上智慧經讚〉稱為「七真讚」的理由不詳，但這個稱呼似乎是始於杜光庭。

（三）〈太洞玄經玉京山訣〉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八首〈太上智慧經讚〉之後，有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內容如下：

玄師太元真人，臨授許常侍掾〈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作頌三首。同夕，右英夫人亦吟誦之。頌曰：

八會塗無宗，乘運觀翬羅。化浮塵中除，解衿有道家。聘烟忽未頃，携真造靈阿。虛景瞻瓊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舞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左把玉華蓋，飛晨躡七元。……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⁴⁹

其中說到，太元真人向許翽（許掾，342-370）傳授了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作讚頌三首。另外，《三洞讚頌靈章》卷中也引用了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並云「太元真人臨授洞玄經頌」，其應該參照《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上文這段內容可以說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最值得商榷的部分，原因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被歸屬為靈寶經，其中突然出現東晉被傳授上清經的許翽是不合理的。

其實，這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分別出自《真誥》卷三與卷四。⁵⁰

⁴⁸ 鄭燦山推測「七真讚」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太上智慧經讚〉以下至卷末的全部讚頌的指代。參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論考》，頁48-49。

⁴⁹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頁7b-8a。

⁵⁰ Bokenkamp（柏夷）早已指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見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分別由來於《真誥》卷三與卷四。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真誥》卷四記載了〈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中的第一首的內容，並在其後寫道：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囂羅。……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今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右中候夫人作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⁵¹

由此可知，該讚頌由許掾所記錄，按照上下文的時間推算，其大約的創作時間在太和元年（366）的五月左右。

《真誥》卷三記載了〈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中的第二首，並在其後寫道：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右二篇，有揚書。⁵²

說該讚頌由紫微夫人傳授，楊羲記錄，創作時間為興寧三年（365）的十月十八日。

《真誥》卷四記載了〈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中的第三首，並在其後寫道：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Scriptures,”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 Stein*, ed. M. Strickmann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3), vol.2, 442-444. 但柏夷解釋說，是東晉末的葛巢甫參照上清經在靈寶經中添加了這三首讚頌。

⁵¹ 《真誥》，卷4，頁8a-b。

⁵² 《真誥》，卷4，頁10a-b。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⁵³

說該讚頌為右英夫人吟誦，可能是楊羲或許掾記錄，創作時間為太和元年（366）四月十四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的「右英夫人亦吟誦之」，應該就由來於上文中的「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按照《真誥》的記載，這三首都不是太元真人授予許掾的。順便說明，太元真人就是茅山上清師祖的茅盈，陶弘景編纂的《真靈位業圖》，即《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中第二左位將其神格記載為「司命東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在《真誥》之中，屢見太元真人傳授真人之神諭，如卷二云「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太元真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⁵⁴ 卷三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青童宮中內房曲，恒吟贊此和神」，⁵⁵ 卷四云「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為十年矣」⁵⁶ 等。但是，《真誥》之中並沒有記載太元真人曾經授予許掾〈太洞玄經玉京山訣〉。

還有，太元真人傳授給許掾的為〈太洞玄經玉京山訣〉，而「太洞玄經」即「大洞玄經」，應該是指一部上清經。《真誥》卷十三〈稽神樞第三〉中記有「或諷明洞玄化流昆祖」，⁵⁷ 其後陶弘景註釋道「洞玄，即大洞玄經。讀之萬徧，七祖已下並得煉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稱洞玄靈寶經也」，其中說上清經中的「洞玄」是指「大洞玄經」，而不是「洞玄靈寶經」。也就是說，靈寶經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之中的「太洞玄經玉京山訣」是指上清經的讚頌。

在《雲笈七籤》卷四所載的陸修靜的《靈寶經目序》之中，陸修靜將

⁵³ 《真誥》，卷 4，頁 6b-7a。

⁵⁴ 《真誥》，卷 2，頁 15a。

⁵⁵ 《真誥》，卷 3，頁 16a。

⁵⁶ 《真誥》，卷 4，頁 13a。

⁵⁷ 《真誥》，卷 13，頁 1a。

「或刪破上清」⁵⁸ 視為偽造靈寶經的手段，對其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因此陸修靜時期的《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當中一定是沒有〈太洞玄經玉京山訣〉。

那麼，為何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後來被加入了三首〈太洞玄經玉京山訣〉呢？這大概是因為，第一首中的「齊德秀玉京」出現了「玉京」一語。但單獨加此一首讚頌太少，所以便又從《真誥》之中挑選了另外兩首一並命名為「太洞玄經玉京山訣」。

(四) 〈五真人頌〉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的第六部分為〈太上太極真人頌〉、〈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太上玄一第三真人頌〉和〈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頌〉。陸修靜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中引用了這五首讚頌，並稱之為「五真人頌」（拙稿也用〈五真人頌〉指代這五首讚頌）。⁵⁹ 筆者推測最早收錄該〈五真人頌〉的是仙公系靈寶經的《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以下簡稱《真一自然經訣》）。⁶⁰ 此外，《無上秘要》卷三十九、四十同卷〈授洞玄真文儀品〉也先後引用了〈太極真人頌〉、〈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和〈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的內容，以及《三洞讚頌靈章》卷中也引用了〈五真人頌〉。接下來，就想通過對比這五個版本的〈五真人頌〉，來解明〈五真人頌〉的形成和變化。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五真人頌〉之名很容易讓我們認為其是贊美五真

⁵⁸ 《雲笈七籤》，《道藏》第22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4，頁5b。

⁵⁹ 關於〈五真人頌〉，參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第四章〈譜系與融合：太極五真人頌〉。謝博士通過〈五真人頌〉討論了仙公系靈寶經之中五真人的傳授譜系，並且對六朝道教經典中所見〈五真人頌〉進行了校正。但是，該論文並沒有分析各版本〈五真人頌〉在文字上的差異有何意義或原因。

⁶⁰ 道藏沒有收錄仙公系靈寶經的《真一自然經訣》，但是憑藉敦煌寫本殘卷 P.2356、P.2403、P.2452 可以恢復其大半的內容。

人的頌，⁶¹ 但其準確的意思是五真人所作之頌，內容是贊美靈寶經、《大洞真經》以及《五千文》。〈五真人頌〉中的「太極真人頌曰」，不是「贊美太極真人的頌曰」，而是「太極真人所作之頌曰」的意思。可參考《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其中有〈太玄太素太微君頌〉、〈三元君頌〉、〈元始高真頌〉、〈上景先生頌〉等，這些頌也不是贊美相應的神格的，而是表明頌由該神格所作。

而且，《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五真人頌〉之前有如下內容：

太上太極五真人，於會稽山虞山授葛仙公洞玄靈寶經，各吟一頌。⁶²

從上文也明確可知，〈五真人頌〉是太極五真人向葛仙公（葛玄）傳授靈寶經典之後所作的讚頌。教理上，這樣的內容應該屬於仙公系靈寶經，由此也推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五真人頌〉在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中是沒有收錄的。⁶³

而接下來，就想比較各個版本中〈五真人頌〉的不同，來驗證〈五真人頌〉的由來和變化。爲了論述的簡練，本部分之中 A 代表《真一自然經訣》，B 代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C 代表《無上秘要》，D 代表《三洞讚頌靈章》，E 代表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第一首〈太上太極真人頌〉如下：

A[太極真人頌曰：

太上大道君，出是靈寶經。高妙難爲喻，猶彼]玄中玄。[自然無爲道，

⁶¹ 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頁 208。

⁶²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頁 8a。

⁶³ 被分類爲元始系靈寶經的《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可以看到一首〈太極真人頌〉，其是後人插入該經中的。參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二篇第一章〈《九天生神章經》〉之「五、三寶章と序の前半部と太極真人頌」。

學之得高仙。……王侯及凡]庶，所貴惟忠賢。……

B 太極真人頌曰：

太上大道君，出是靈寶經。高妙難爲喻，猶彼玄中玄。自然無爲道，學之得高仙。……王侯及凡庶，所貴惟忠賢。……

C

太上大道君，出是靈寶篇。高妙難爲喻，猶彼玄中玄。自然十方土，共仰无上仙。……王侯及凡庶，所貴惟忠賢。……

D 太極真人頌：

太上大道君，出示靈寶篇。高妙難爲喻，猶彼玄中玄。自然十方土，共仰無上仙。……

王侯及凡庶，所貴唯貴賢。……

E 太上太極真人頌曰：

太上太極真人，出示靈寶篇。高妙難爲喻，猶彼玄中玄。自然十方土，共仰無上僊。……

王侯及凡庶，所貴唯貴賢。……

第二首〈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如下：

A [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鬱羅翹]頌曰：

[衆妙]出洞真，煥爛曜太清。奉者號仙人，體无求長生。逍遙戲玄臺，宮殿羅无形。蒨粲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鱗交橫馳，鳳鳥翔悲鳴。……

B 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曰：

衆妙出洞真，煥爛耀太清。奉者號仙人，體無永長生。逍遙戲玄虛，宮殿羅無形。蒨粲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驎交橫馳，鳳凰翔悲鳴。……

C

衆妙出洞玄，煥爛耀太清。奉者號仙人，體无永長生。逍遙戲玄虛，

宮殿羅无形。蒨璨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麟交橫馳，鳳凰翔悲鳴。……

D 玄一一真人頌：

衆妙出洞真，煥爛耀太清。奉者號仙人，體元永長生。逍遙戲玄虛，宮殿羅其形。蒨璨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麟交橫馳，鳳凰翔悲鳴。……

E 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曰：

衆妙出洞真，煥爛耀太清。奉者號仙人，體元永長生。逍遙戲玄虛，宮殿羅其形。蒨璨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麟交橫馳，鳳凰翔悲鳴。……

第三首〈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如下：

A 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頌曰：

……淨慧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B 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曰：

……靜慧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C

……淨慧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D 玄一二真人頌：

……淨世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E 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曰：

……淨世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第四首〈太上玄一第三真人頌〉如下：

A 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鏡光頌曰：

妙哉靈寶經，太上自然書。奉者致得佛，号世尊[□□]。受命宣道教，
真爲超世才。事畢昇神仙，宮殿治玄[臺]。時降須彌山，逍遙憩蓬萊。

B 太上玄一第三真人頌曰：

妙哉靈寶經，太上自然文。奉者致得仙，號曰真天尊。受命宣道教，
真爲超俗才。事畢昇神仙，宮殿治玄臺。時降崑崙山，逍遙憩蓬萊。

D 玄一三真人頌：

妙哉靈寶經，太上自然書。奉者致得道，號世降真來。受命宣道教，
真爲超俗才。事畢昇神仙，宮殿治玄臺。時降崑崙山，逍遙憩蓬萊。

E 太上玄一第三真人頌曰：

妙哉靈寶經，太上自然書。奉者致得道，號世降真來。受命宣道教，
真爲超俗才。事畢昇神仙，宮殿治玄臺。時降崑崙山，逍遙憩蓬萊。

第五首〈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頌〉如下：

A 太上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道陵頌曰：

靈寶及大洞，至真道仙公。如有五千文，高妙无[等雙]。奉行立飛仙，
玄居治虛空。侍衛太上臺，逍遙紫[微宮]。萬劫如電頃，長存永無窮。
道眼以備足，豁洛自冥[通]。幽昧無不知，安坐觀十方。

B 太上正一真人三天大法天師頌曰：

靈寶及大洞，至真道經王。如有五千文，高妙無等雙。奉行立飛仙，
玄居治虛空。侍衛太上臺，逍遙紫微宮。萬劫猶電頃，長存永無窮。
道眼已備足，豁落自冥通。幽昧無不知，安坐觀十方。

D 張天師頌：

靈寶及大洞，至真道經王。唯有五千文，高妙無等雙。奉行致飛仙，
玄居治虛空。侍衛太上臺，逍遙紫微宮。萬劫猶電頃，長存永無窮。
道眼已備足，豁落自冥通。幽昧無不知，安坐觀十方。

E 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頌曰：

靈寶及大洞，至真道經王。唯有五千文，高妙無等雙。奉行致飛仙，
玄居治虛空。侍衛太上臺，逍遙紫微宮。萬劫猶電頃，長存永無窮。
道服已備足，豁落自冥通。幽昧曰不知，安坐觀十方。

通過上述版本的比較，可以發現如下事實：

第一，A、B、C 基本為同一版本，而 D、E 則基本為另一版本。如第一首〈太極真人頌〉之中，A、B、C 都作「所貴惟（唯）忠賢」和 B、C 都作「出是靈寶篇（經）」，而 D、E 則作「所貴唯貴賢」和「出示靈寶篇」。第二首〈第一真人頌〉之中，A、B、C 都作「體無（无）永（求）長生」和「宮殿羅無形」，而 D、E 作「體元永長生」和「宮殿羅其形」。第三首〈第二真人頌〉之中，A、B、C 都作「淨（靜）慧」，而 D、E 作「淨世」。第四首〈第三真人頌〉之中，A、B 都作「奉者致得仙（佛）」，而 D、E 則作「奉者致得道」，且 D、E 下句都作「號世降真來」。第五首〈三天法師張道陵頌〉之中，A、B 都作「如有五千文」、「奉行立飛仙」、「安坐觀十方」，而 D、E 則都作「唯有五千文」，「奉行致飛仙」、「安坐觀十方」。

第二，E 的誤字較多。在第五首〈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頌〉之中，其他版本的「道眼已（以）備足」和「幽昧無不知」在 E 中誤作「道服已備足」和「幽昧曰不知」，這似乎是道藏本的問題，引用唐代《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三洞讚頌靈章》的用字還是正確的，所以唐代版本應該還沒有道藏本的錯字，由此也可見 E 版本難以被認為是原本〈五真人頌〉。

第三，A 中記載了太上玄一三真人的名字，而其他經典開始省略其名字，這表明 A 似乎保留了原本〈五真人頌〉。因為，太上玄一三真人最初都是帶名字的，關於太上玄一三真人的名字，仙公系靈寶經的《法輪妙經》之中，記載向太極左仙公傳授經典的玄一三真人的名字為「太上玄一真人鬱羅翹」、「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和「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因為其中出現的太上玄一第二真人的名字「光妙音」和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的

名字「真定光」，這與 A 所見的「光妙音」和「真錠（定）光」的名字一致，由此可推測 A 所缺的太上玄一第一真人的名字為「鬱羅翹」。也就是說，最初的〈五真人頌〉之中，記錄了太上玄一三真人的名字，但之後被省略了。

第四，A 有數處與其他版本皆不同，這可能因為該版本最早形成。如〈第一真人頌〉之中作「鳳鳥」和「求長生」，而其他版本皆作「鳳凰」和「永長生」。〈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頌〉之中作「至真道仙公」和「豁洛」，其他版本皆作「至真道經王」和「豁落」。特別是，〈第三真人頌〉之中作「奉者致得佛」和「須彌山」，這也表明該經殘留了更多佛教的色彩。

據此，推測各版本〈五真人頌〉的順序是，最早由《真一自然經訣》記載有太上玄一三真人名字的〈五真人頌〉。其後，陸修靜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中從《真一自然經訣》引用了〈五真人頌〉，改動了個別字句，並省略了太上玄一三真人的名字。因為《靈寶授度儀表》已經明確說道「竊按金黃二籙、明真、玉訣、真一自然經訣」，⁶⁴ 將《真一自然經訣》作為《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資料的主要來源之一，而除了〈五真人頌〉的部分，《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中看不到任何源自《真一自然經訣》的部分，所以〈五真人頌〉理應出自《真一自然經訣》。而北周編撰的《無上秘要》，從《真一自然經訣》引用《五真人頌》的內容，但由於嫌其較長，所以只選取了其中的〈太極真人頌〉、〈太上玄一第二真人頌〉和〈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頌〉，並只保留頌的內容，記為「三真人頌」。之所以認為《無上秘要》刪減了《真一自然經訣》中〈五真人頌〉的內容，是因為這種情況在《無上秘要》之中極為普遍，不能因此說《真一自然經訣》原本只有所謂「三真人頌」。⁶⁵

⁶⁴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道藏》第 9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2a。

⁶⁵ 關於〈五真人頌〉的形成，劉屹認為，原本的《真一自然經訣》只有三真人之讚頌，被陸修靜增衍為〈五真人頌〉並被後來添加進入《真一自然經訣》和《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其認為〈五真人頌〉為後出的重要依據是《道教義樞》說「第十一贊頌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對此，謝世維指出「五真新頌」可能僅是「九天舊章」的對句而已，沒證據顯示《道教義樞》作者知道此頌增衍過程而將之稱為「新頌」。參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研究》，第四章〈譜系與融合：太極五真人頌〉，

進入唐代，在《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被改編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時，〈五真人頌〉被加入其中，但字句有較多的改動。《三洞讚頌靈章》被編纂時，《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已經成書，所以《三洞讚頌靈章》直接抄寫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的〈五真人頌〉。

（五）〈禮經三首呪〉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七部分為〈禮經三首呪〉，其在內容應該出自仙公系靈寶經的《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以下簡稱《智慧本願大戒經》）的〈禮經祝三首〉。

南朝編纂的敦煌資料 S.6841《靈寶自然齋儀（擬）》⁶⁶ 之中，使用了〈禮經三首呪〉，並明確標明其出處為《智慧本願大戒經》，而不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是因為收錄〈禮經三首呪〉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當時還沒有成書。

還有，《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禮經三首呪〉之前記有「真人曰訣云」，而《智慧本願大戒經》與之對應的部分作「真人口訣云」，不難發現《智慧本願大戒經》的「真人口訣云」才是正確的，這個區別屬於《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在抄寫時的錯誤。

除此之外，《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禮經三首呪〉與《智慧本願大戒經》的〈禮經祝三首〉的內容，二者幾乎完全一致。但有一處用詞的不同值得注意，即《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一首最後一句作「世世享大福」，而《智慧本願大戒經》作「世世受大福」。

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所使用的〈禮經頌三首〉，其中作「世世受大福」，也就是說陸修靜依據的應該是《智慧本願大戒經》，而不是《洞

而筆者認為這種表述的原因是，「五真新頌」代表靈寶經的新經中的讚頌，而「九天舊章」代表的是靈寶經的元始舊經中的讚頌。

⁶⁶ 周西波指出，除了「自然朝」之處可能為隋唐道士加入的以外，其內容與六朝的自然齋法基本沒有變化。參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收於《敦煌學》第二十四輯（臺北：敦煌學會，2003），頁 29-46。

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以及，梁武帝末年編纂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六的〈誦經頌〉（即〈禮經祝三首〉）也寫作「世世受大福」。

這樣看來，唐以前的經典不存在寫作「世世享大福」的經典。特別是，南宋蔣叔輿編纂的《無上黃籙齋立成儀》卷十六和卷三十二在引用《三啓頌三首》（即〈禮經祝三首〉）時，將出處明確記為《智慧本願大戒經》，其中就作「世世受大福」，而不是「世世享大福」。

在進入唐代之後，〈禮經三首呪〉開始被稱為「三啓頌」，並且出現了「世世享大福」的字句。如唐代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之一在「三啓」之中作「世世享大福」，還有被推測引用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三洞讚頌靈章》也作「世世享大福」。

唐代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已經包括了〈禮經三首呪〉，這通過唐代道宣《廣弘明集》卷七〈辯惑篇〉第二之〈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的記載也能確認：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颻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非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⁶⁷

道宣在反駁唐代傅奕的排斥佛教支持道教的觀點時，引用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禮經三首呪〉的第二首的「天人同其願，縹緲入大乘。因心立福田，靡靡法輪昇。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騰」，⁶⁸ 其「《步虛》云」不是指代《昇玄步虛章》，而是指代唐代《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這樣的話，唐以後開始有從《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引用〈禮經三首呪〉的情況，而唐以前完全沒有引用，所以推測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之中尚沒有被加入〈禮經三首呪〉。

⁶⁷ 道宣，《廣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7卷，〈辯惑篇〉，頁134c。

⁶⁸ 劉屹，〈論古靈寶經《昇玄步虛章》的演變之「三、從『步虛章』到『步虛經』〉。

(六) 靈寶經的傳授譜系

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八部分記載了如下的靈寶經的傳授譜系：

太極左仙公葛真人，諱玄，字孝先。於天台山授弟子鄭思遠、沙門竺法蘭、釋道微、吳時先主孫權。後思遠於馬迹山中授葛洪，洪乃葛仙公之從孫，號抱朴子，著內外書典。鄭君於時說，仙師仙公告曰，我所授上清三洞太真道經，吾去世之日，一通付名山洞臺，一通付弟子，一通付吾家門子弟，世世錄傳至人。若但務吾經，馳騁世業，則不堪任錄傳，可悉付名山五嶽，不可輕傳非其人也。有其人者宜傳之，勿閉天道也。⁶⁹

上文中，太極左仙公葛玄⁷⁰將上清三洞太真道經（靈寶經）傳授給鄭思遠、竺法蘭、釋道微、孫權，而後鄭思遠傳給葛洪。⁷¹

實際上，上面的內容和〈五真人頌〉一樣出自仙公系靈寶經的《真一自然經訣》。敦煌資料 P.2452《真一自然經訣》的最後寫道：

太極真人稱徐來勒，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太極左仙公葛玄，字孝先。玄於天台山傳弟子鄭思遠、沙門竺法蘭、

⁶⁹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頁 10a-b。

⁷⁰ 參神塚淑子，〈六朝靈寶經に見える葛仙公〉，收於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涉論叢》（京都市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頁 1-46。

⁷¹ 關於仙公系靈寶經之中的傳授譜系的考察，參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第四章〈譜系與融合：太極五真人頌〉之「四、太極真人徐來勒與葛玄」。還有王承文指出，東晉的上清經和靈寶經的傳授譜系之中包含了佛弟子，體現了一邊攝取佛，一邊試圖對其進行超越的意圖。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1-137。神塚淑子指出，葛仙公不是鄭隱那樣的道士，或竺法蘭那樣的沙門，而是隱士或道士沙門，這是將葛仙公視作超越一般的道教（道術）和佛教的存在。神塚淑子，〈六朝靈寶經に見える葛仙公〉，頁 18。

釋道微、吳先主孫權。思遠後於馬跡山傳葛洪，仙公之從孫也，號曰抱朴子，著外內書典。鄭君於時說，先師仙公告曰，我日所受上清三洞太真道經，吾去世之日，一通副名山洞臺，一通傳弟子，一通付吾家門子弟，世世緣（「錄」之誤）傳至人。門宗子弟，並務五經，馳騁世業，志在流俗，無堪任錄傳者，吾當以一通封付名山五嶽，及傳子弟而已。吾去世後，家門子孫若有好道思存仙度者，子可以吾今上清道業衆經傳之，當緣子度道。明識吾言。抱朴子君建元六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世世傳好之子弟。⁷²

上文對靈寶經傳授的記載，與《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內容基本一致，最主要的區別是，上文開頭記載了太極真人徐來勒將靈寶經典傳授給葛玄，而《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則沒有這段記載。因為按照仙公系靈寶經的說法，是太極真人徐來勒將靈寶經傳授給葛玄的，所以從這點來看，《真一自然經訣》的記載顯更為完整。另外，《真一自然經訣》的「並務五經，馳騁世業」，在《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作「若但務吾經，馳騁世業」，因為「世業」應該是指代儒教的「五經」，所以可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記載有錯誤。如果按照《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文脈，其中的「吾經」應該是葛玄所受的靈寶經典。順便說明，《道教義樞》卷二引用《真一自然經訣》所載靈寶經的傳授經過，但是刪除了沙門竺法蘭、釋道微等佛弟子。

推測當《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成書時，就已經包括了第八部分。唐玄宗時道經《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用了當時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寫道：

《太玄都玉京山經》云：鄭思遠於時說先師仙公告曰：我所受上清

⁷² 李德範，《敦煌道藏》第5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頁2449、2450。

三洞太真道經，吾去世之日，一通封名山洞室，一通傳弟子，一通付吾家門子弟，世錄傳至人。若但務吾經，馳騁世業，則不堪任錄傳，可悉付名山五嶽，不可輕傳非其人也。有其人者宜傳之，勿閉大法也。⁷³

可以發現其字句與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基本一樣，特別是都將「若但務五經」誤作爲「若但務吾經」，可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從一開始就是作「若但務吾經」。如果《真一自然經訣》抄寫了《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不會反而變成正確的「若但務五經」吧。也就是說，《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引用《真一自然經訣》時，爲了不刺激儒教，所以將「五經」改爲了「吾經」。

那麼，爲何《真一自然經訣》，《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載的靈寶經的傳授譜系當中記錄了佛教沙門的竺法蘭、釋道微，及君主的孫權呢？敦煌資料 P.2356《真一自然經訣》的以下記載說明了其理由：

太上靈寶洞玄天書，道之至真，尊大無上。諸道士、沙門、百姓子男女人，欲棲名山，清靜無爲，永絕世務，志學仙道，長齋幽林，讀道德五千文、洞真玄經、卅九章、消魔智慧，舉身白日升天，而無是經，終不得上仙太真之道，永享無數劫。……沙門比丘尼、五戒清信弟子男女人，欲於塔寺精舍持戒，讀佛神咒、大小品、維摩詰、法華、寶妙、三昧諸經，仰希禁譙，救濟苦厄，積功取減度，轉輪生死求仙道，而無是經，不能降福獲慶，後世得道也。

天子王侯治天下，興太平之道，而無是經，四夷不化，賢聖不至，兆民不豐也。⁷⁴

⁷³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第 24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33b。

⁷⁴ 李德範，《敦煌道藏》第 5 冊，頁 2440、2441。

據上文，佛教的沙門及清信弟子，如果沒有太上靈寶洞玄天書（靈寶經）的話，則無法滅度，降福得道。如果君主沒有靈寶經的話，則無法讓四夷臣服，讓百姓安樂，所以《真一自然經訣》的最後將沙門與君主作爲了靈寶經的傳授對象。

這樣來看，《真一自然經訣》之中，首先說到了靈寶經對於沙門與君主的價值，然後才將沙門與君主記載爲靈寶經的傳授對象，在前後內容上是連貫的。而另一方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八部分，與之前的部分完全沒有內容上的聯繫，不難推測是其後插入的。也就是說，認爲《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第八部分是自《真一自然經訣》的引用，這是沒有問題的。順便說明，《真一自然經訣》當中佛教的要素過於明顯，所以後來被道教所拋棄，沒有收錄於道藏之中，甚至在唐代之後就已經不再被傳授。但是，《真一自然經訣》的靈寶經的傳授譜系是必須要流傳下來的，所以轉而由《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收錄，就是說其被收入的原因與之前幾篇頌不同。

六、結語

至此，考察了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成書，解明了以下事實。

首先，根據北宋《崇文總目》及南宋《通志》，陸修靜是《昇玄步虛章》的作者，但是其記載有違道教的教理，特別是《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結構與陸修靜敷述的以《元始赤書真文經》爲首的元始系靈寶經的結構不同，應該其編纂時期應該早於元始系靈寶經，所以陸修靜創作《昇玄步虛章》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

而《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的經典名當中沒有「步虛」二字，其記錄的是太上道君有關玉京山的解說，但因爲其中記載了《昇玄步虛章》，所以陸修靜基於經典的內容，將對應元始舊經的《昇玄步虛章》的經典確

定為《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僅僅〈靈寶步虛辭〉是無法成為經典的，所以推測《昇玄步虛章》從最初開始就被收錄於《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之中。

還有，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曾使用「太上昇玄步虛章」的別名，但是唐初為了與其他靈寶經的經典名相統一，更為了避免與《昇玄經》混同，所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這個經典名被提出。為了與之前的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相區別，所以從仙公系靈寶經引用了〈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禮經三首呪〉以及靈寶經的傳授譜系，從上清經引用了〈太洞玄經玉京山訣〉等作為新內容。還有，存思法的部分是明代之時被加入道藏本的。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第 24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道藏》第 6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道藏》第 9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太上黃籙齋儀》，《道藏》第 9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道藏》第 34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道藏》第 11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茅山志》，《道藏》第 5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第 6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真誥》，《道藏》第 20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道藏》第 9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雲笈七籤》，《道藏》第 22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道門通教必用集》，《道藏》第 32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王堯臣等編次，《崇文總目》，收於《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李德範，《敦煌道藏》第 5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 張繼禹，《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 道宣，《廣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 鄭樵，《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

近人論著

-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 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係を中心に—》，東京：早稻

田大學博士論文，2012。

——，〈再論《靈寶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世界宗教研究》，2014：2，北京：2014，頁 85-91。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收於《敦煌學》第二十四輯，臺北：敦煌學會，2003，頁 29-46。

卿希泰主，《中國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論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

劉屹，〈論古靈寶經《昇玄步虛章》的演變〉，in *Foundations of Daoist Ritual: A Berlin Symposium*, ed. Florian C. Reit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189-205.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東京：創文社，1997。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東京：知泉書館，2003。

——，〈《昇玄經》と《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と《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の編纂順位について〉，收於《東洋の思想と宗教》，27，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2010年，頁 1-20。

神塚淑子，〈六朝靈寶經に見える葛仙公〉，收於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渉論叢》，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頁 1-46。

福井文雅，〈道教文獻に見える頌の機能〉，收於《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四十四集，東京：1992，頁 75-84。

深澤一幸，〈《步虛詞》考〉，收於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頁 363-416。

Bokenkamp, Stephen.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ed. M. Strickmann.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vol.2, 1983.

The Formation of the *Dongxuanlingbaoyujingshanbuxujing* in the *Daoist Canon*

Wang, Hao-yue*

Abstract

In the *Zhengao*, Tao Hongjing acknowledges that Lu Xiujing recorded man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we can find similar records about Lu Xiujing writing the *Shengxuanbuxuzha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ongwenzongmu*. A close reading of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is text, however, indicates that Lu Xiujing is likely not the author of *Shengxuanbuxuzhang*. *Shengxuanbuxuzhang* which is preserved among the ancient scriptures attributed to Primordial Commencement, is also distinct from the *Taishangshuotaishangxuanduyujingshanjing*, a scripture that spread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ra. In the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ishangshuotaishangxuanduyujingshanjing* was also called the *Taishangshengxuanbuxuzhang*; but in Tang Dynasty, editors changed the name to *Dongxuanlingbaoyujingshanbuxujing* to avoid confusion with the *Shengxuanjing*.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with the *Taishangshuotaishangxuanduyujingshanjing*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paper will draw the “Taishangzhihuijingzan,” “Wuzhenrensong,” “Lijingsanshouzhou,” as well as Ge Xuan’s Lingbao scriptures and quotes of the *Taidongxuanjingyujingshanjue* in Shangqing scriptures. I will also consider the way of inner spirits that was added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Yujingshanbuxujing, Lu Xiujing, Lingbao Scripture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ost-doctoral.